随笔

话盐

张文明

“鸡蛋换盐，两不找钱！”这是上世纪初，直至五十年代高声叫卖的声音。

现在听不到那种“鸡蛋换盐”的叫卖声了。盐归盐价，蛋归蛋价；有时鸡蛋比食盐还贵，人们再也不做那种“两不找钱”的傻事了。

食盐怎么会跟鸡蛋一般贵呢？当今的年轻人对此不可思议。倘若细细想来，盐跟鸡蛋同价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你想呀，古时“盐铁专卖”，专门设立官卖机构，统统将其纳入官卖范畴，可知食盐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。遥想程咬金当年，为糊口铤而走险，贩卖私盐被官府缉拿判刑，可想而知，盐的利润有多大了。汉朝桓宽编撰了《盐铁论》一书，记载了桑弘羊主张对盐铁专卖的那场大辩论，即可看出盐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，难怪历朝历代都把食盐的专卖，掌管得紧紧的。

记得新中国成立后，看的第一部歌剧就是《白毛女》。“白毛女”的主角喜儿，由于不堪忍地主黄世仁的欺压，逃亡深山多年，得不到食盐吃，黑发变成白发的故事，说明了食盐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。无独有偶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四川也出现了一个白毛女！再次证明人离不开盐的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想方设法将盐化成水，浸湿棉袄衣襟，冲破国民党大兵的严查，带给八路军伤病员疗伤，还说明了食盐的另外一个作用——消毒。不难看出，盐与人的健康，有着方方面面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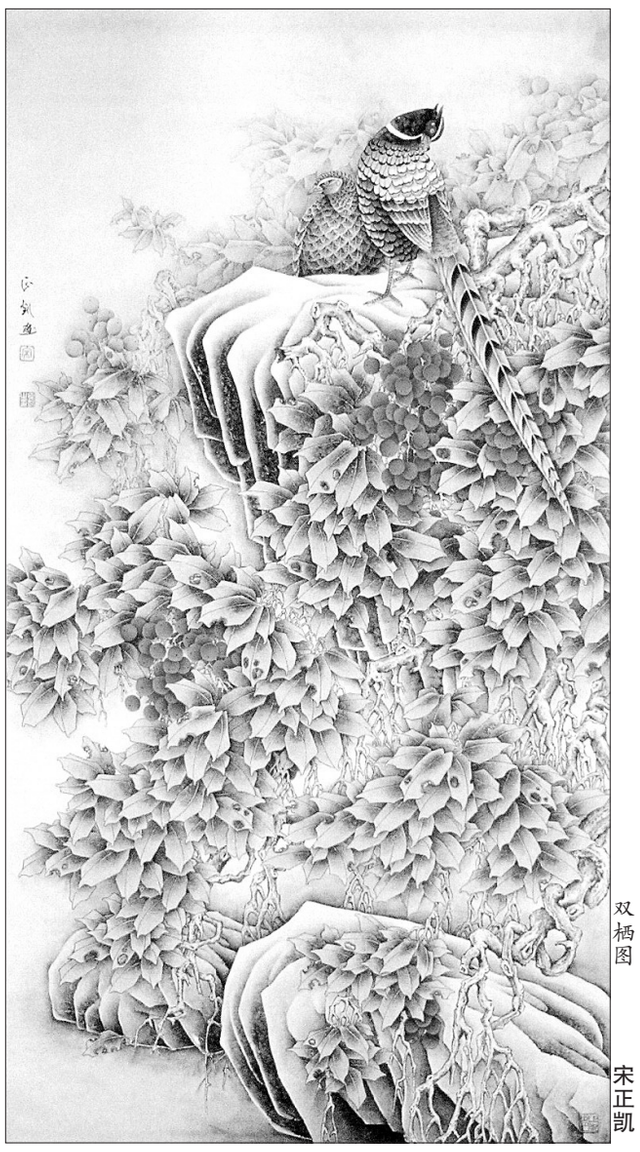
别的我不清楚，但我只记得，新中国成立初期赶庙会，我曾见过脖子上长大瘿的女人。那女人下巴下、脖子上长个臃臃肿肿的大肉瘤，不仅难看，而且也难受，扭一下脖子都费劲，不要说穿衣系领有多困难了。后来，我认识到，那瘿是因为长期缺碘造成的。我去过河南叶县马庄乡的席郭村，听当地人有这么个歌谣：“喝了席郭的水，粗了脖子细了腿！”就是形容那里的农民，新中国成立前得甲亢病的人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关心老百姓的健康，大力宣传缺碘地区吃加碘的食盐的好处，从此，杜绝了甲亢病。那里的年轻一代，吃了加碘盐，瘿脖子病再没发生。

为什么缺盐或乱食用盐会给人们带来病痛呢？问题很简单：穷。由于没钱，食盐又不可或缺，只要咸咸的，哪管卫生不卫生？我儿时吃饭，就遇上这类事。一次，吃白水熬白菜，皆因没有食盐提味，喝到嘴里，寡落落、淡歪歪的，实在难咽！抗日时期跑反，家里无钱买盐，先父只好找潮湿的屋根脚，刮上面的硝盐用来佐餐。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到小城，离火车站很近，一天大雨，货栈上的盐垛被大雨浇化，你看吧，去垛边舀乌黑咸水的人黑压压一片，你一盆我一盆地端回家里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咸水端到家后，沉淀沉淀，除去杂质，倒进锅里，点火熬盐。待锅底出现结晶的食盐，然后取出备用。虽说这样做很费事，皆以为扫来的柴火捡来的盐，总比无钱买盐解决问题。

如今，加碘盐、加锌盐、加钠盐……在超市上敞开供应，再也不缺食盐了。然而，食盐仍归政府掌握，市场供应不假，但它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健康，不能任其放任自流。决不能因不缺食盐了，就放开市场随便经营。若此，一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，就会把工业用盐卖给人们食用，造成食物中毒。媒体有关这方面的报道，已经令我们触目惊心！

话再说回来，没盐吃不行，但盐吃多了又会引发出其他问题——诸如高血压、心血管病之类的疾病，影响人们的健康，因此，食盐这东西，也是一利一弊：“载舟之水也覆舟”啊！

我这个人很懒散，从来都没做过饭，我唯一会的，就是白开水泡馍。早晨家里煤火灭了，来不及做饭，我就倒上一茶缸子白开水，捏一撮盐放进去，淋一点麻油搅搅，泡馍吃。这种办法既快捷，又咸香。根本不知道盐吃多了，对血管有害。至于饭菜里食盐应该长多少，更是没有一点经验。一次，姐姐们中午没回来，家中只剩下我一人，无奈自己下了锅汤面条，却不知该长多少盐合适？我抓了一把撂进去，一尝，齁咸！姐姐们批评我，说：“你把卖盐的打死了！”姐姐的意思是放盐太多了，没法吃。可我却呼噜呼噜将半锅面条，喝个精光！由于我一向盐味重，加上遗传因素，久而久之，四五十岁就患了高血压症。后来收看中央电视台“健康之路”栏目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国际卫生组织规定：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，最好不超过5克。事已至此，我也只好“亡羊补牢”了！



双栖图 宋正凯

散文

民歌江南

张德蓁

“姐跟小郎么打麦场咧，哟嗬嗨，油老咧。油老咧，一转子讲得听不得也，哟嗬嗨，油老咧，海棠花那么哟嗬嗨，哟嗬嗨……”

这是回荡在江南大地的打麦歌。

五月的江南，金黄的麦子已经登场，女人们举起打麦的槌枷，亮开清脆的嗓喉，随着槌枷劈啪的声响，将这高亢嘹亮的打麦民歌，甩进了蓝天白云，乡村的沉寂被这打麦的民歌惊破，树上的布谷鸟也被这打麦的歌声诱出“布谷——布谷”的欢啼。这脆得一撅就能断成几截的歌声，振奋着人们的精神，不论是傍了桑荫学种瓜的童孙，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都在心头热乎乎地歌唱着江南打麦的民歌。

打这开始，乡村的田野里，就有了插秧歌、薅稻歌。

插下的秧苗发青了，江南的农人们握着一柄长竹竿的稻耙，手拉着稻耙，脚走在秧行里，口中唱着民歌，稻耙在秧行里拖动出“哗哗”水声，农家的悠闲和恬淡，全丢进了每一条秧行。这时，薅稻人也许在唱《薅稻歌》，也许是在唱《回娘家》，又或许在唱《小妹子送饭到田冲》。那个名叫《小妹子送饭到田冲》的歌，是最讨青年人喜欢的歌，歌中唱道：“太阳么当中不当中哎，小妹子送饭下田冲哎。问声小妹子哎嗨，送什么菜，一碟子韭菜，二碟子葱哎，三碟子鸡蛋香喷喷，四碟子莴笋脆崩崩咧，吃得我小郎哎嗨，眯眯笑来嗨，多少滋味在心中。”

这歌用一问一答的方式，表述出青年间的爱恋。

与它同一题材的，还有《熟透的庄稼一片黄》：“太阳出来呀照山岗咧，姐呀呀呕呕哎嗨，姐呀呀呕呕哎嗨小娘哉，熟透的庄稼一片黄……小娘哉。”

再则，还有《回娘家》：“梳洗打扮像枝花哎，勤嫂子哎，欢欢喜喜回娘家……哎哟哥格哥格，羞答答哎，勤嫂嫂。”

春天，田野里，飘着清香，风，带一点温热，这些歌声，调儿翻着跟斗，扭着圈儿，速速缓缓，悠悠扬扬，向和风吹拂的大地上奔跑。

安徽姑孰大地上的民歌，几乎是与生产劳动俱生的，只要有了劳动的开始，劳动的人们就有了歌声。春天，是兴修水利的好时光，兴修中的打夯，就让江南人唱出了《打夯歌》。四位农人拎着棍棒夹着的石夯，一人领头唱出：“打——夯——咧”，大家齐声附和着，弯下腰，抬起石夯，“啪”地重重砸在松软的土地上。土地如盖上了一枚方印，《打夯歌》就被深深地刻在了这松软的土壤里。

江南的当涂是鱼米之乡，有着广阔的水域，每年的五月，当涂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，有赛龙舟的习俗，而赛龙舟是力的较量，也是心情的放飞，过去，当涂赛龙舟时，人们必会欢快地唱道：“五月的江南好风光咧，呕哎油哎苏尔来，姑溪河里哟赛龙船啰，啊呕油呕油……”

“世上三桩苦，放鸭撑船磨豆腐”，可是，当涂民歌里却将放鸭人称作“快乐的鸭老哥”，在名为《快乐的鸭老哥》的民歌里，大家唱道：“老汉我今年看鸭咧嗨六十多咧嗨，脚穿唷草鞋身背锅哎嗨，千军万马咧嗨赶着走咧嗨嗨咳，人人都喊我鸭老哥咧咳……”

昔日的江南，只要春天开始，哪一天没有民歌唱响在大地，江南的哪一代人没有民歌的传唱？可惜，江南的民歌，今天已被挤出了人们生活的空间，江南的民歌，现在已与今天的江南人陌生，但只要是上了年纪的人，那一声撅之欲断的《打麦歌》响起，他心头便会猛然一热，他就像回到了当年，幕幕往事，都被这古老的江南民歌从脑海深处捞起。

博古斋

欧阳“主考”识英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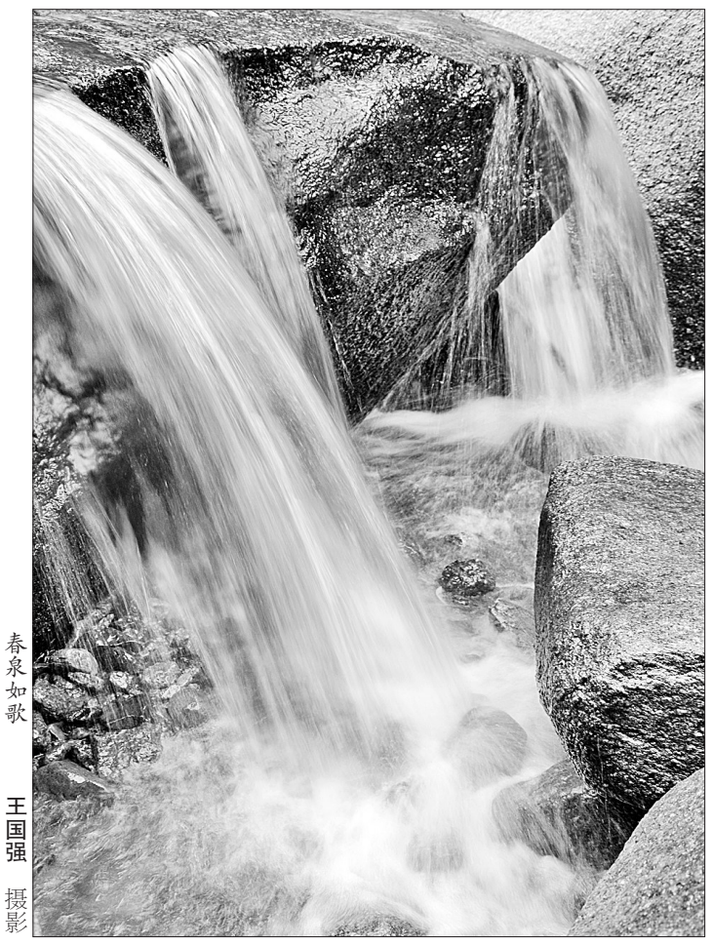
程勉学

在宋代，欧阳修的学问十分了得，名气很大，他有一句名诗曰：“书有未曾经我读。”意思是说中国的书我都读遍了。

欧阳修做学问，一向是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学以致用。他在任主考官时，便根据《大禹谟》中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”这两句话，为考生拟了个策论题目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在唐宋时代，考试是考策论文，不是八股文，也不是现代的博士论文，是考你做学问的情况，即一个人一旦出来做官谋事，真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道理，这个叫“策论”。“策”就是一个计划，你对国家政治看到某一点，写一个计划，就叫“策论”。

令人欣喜不已的是，欧阳修在众多考卷中发现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，其要点说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”皋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。说有一个人犯了罪，皋陶说：“杀之，三。”司法部长坚持非杀不可，并且连说三次。可在尧那时代，我们上古的那个好领导，国家的贤君明主，尧却说：“宥之，三。”皇帝也是讲了三次，说算了吧，不要杀头了，给他个无期徒刑也行。那时候的考卷都是密封的，谁也不能打开，打开是要杀头的。欧阳修越看就越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，思想也好，便猜想这个考生大概就是自己的那个学生，唯有自己的那个出色的学生，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。欧阳修本要给他第一名状元，但为了避嫌，“忍痛割爱”，才把他改成了第二名。

考生及第后，都要拜座主，就是“拜恩师”了。欧阳修一看，奇怪了，及第的第二名并不是自己的那个得意门生，而是个四川人，叫苏轼（苏东坡）。谈话之后，苏东坡就要走了，欧阳修扯住他说，你慢点，我问你，你写的文章，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：杀之，三。尧曰：宥之，三。”出自哪部书？因为欧阳修读了那么多的书，可从没有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文字。苏东坡笑了，说：老师，实在对不起，那是学生“想当然”信手写来的，不在“本”。欧阳修一下愣在了那里，他不觉眼前一亮，感到既惊喜又佩服，心说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，他的想象竟与《大禹谟》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”之道不谋而合。



春泉如歌 王国强 摄影

文苑撷英

有趣的半句诗谜

夏吟

袁公济是苏轼的同科好友，二人都在杭州，他们经常在一起谈文论诗。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两人相约到西湖踏雪赏景。袁公济脚踏雪地，忽然来了灵感，想出一则谜语来。笑着对苏轼说：“苏公，我有一个谜，不知您能否猜出？”苏轼听后心中一喜，“赏雪射虎(猜谜又称‘打虎’或‘射虎’)好不快哉！”就说：“快快说来。”袁公济的谜面是：“雪径人踪灭”，谜底是半句唐诗。苏轼听后，一时毫无头绪，心想半句唐诗是三个字，还是四个字，还是三个半字（把中间一字拆开）？想来想去难以猜出。正在这时，一群小鸟被惊，惊恐地飞向高空而去。苏轼见状灵机一动，悟出了袁公济的谜底来。同时也感到袁公济的构思精巧深奥。心想我直接答出谜底来显得太俗，缺少文气，于是对袁公济说：“我也有一则谜语，请您猜猜。”袁公济听后，兴趣更浓，催促苏轼快出谜面，苏轼的谜面是：“雀飞入高空。”谜底也是半句唐诗。这下又该轮到袁公济作难了，一时也猜不出。苏轼提醒说：“我和你的谜互有联系，猜中您的谜，我的谜就好猜了。”说着，在雪地上写出了袁谜的谜底：“一行白路。”袁公济忽然明白过来，也在雪地上写出苏谜的谜底：“鸟上青天。”两个半句诗对到一起正好是杜甫七言绝句的一句诗：“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（中间的“鹭”字拆为路、鸟二字），写罢，二人相对哈哈大笑。

新书架

《台湾味道》

张莹

食物，不仅承载滋味，也承载文化与历史；不仅与口舌相关，更与心灵和记忆相关。本书所记录的，不仅是四十余道台湾本地菜的味道、特色、做法和指南，更是其背后的历史往事、多元文化、生活习惯，以及属于台湾人的独特情感体验。

特别地，作者钟情于台湾饮食的“古早味”，即用古法制造出来的味道。“古法”的精神内涵并非抵拒现代化，而是坚持美味，包括材料讲究、工艺认真。因此，作者所信赖的、推荐的，也都是那些经营数十年以上的老招牌，它们历经时间的淘选，仍旧屹立，质量肯定不会差。我们品味一道“古早”的菜肴，仿佛在品味一段逝去的岁月，一段令人怀念的历史痕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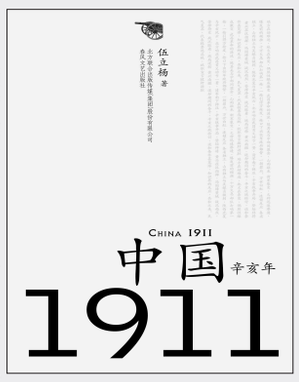
吴禄贞之死，对湖北军民生命之牺牲，财产之损失，影响太大。如果吴禄贞不死，为响应武昌首义之革命军，必在适当地点与时机，宣布独立。是时迎击南下之清军，不在河北，亦在河南。而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势必向吴禄贞部队增援，联合作战，兵力亦必较为雄厚，决不致使鄂军仓促应敌，孤军苦战。

阎锡山于10月28日起义，占了太原，即派兵驻守娘子关。一个半月之后，清廷部队，由娘子关打入山西，这一支清兵是第三镇，其带兵官镇统为曹锟，协统卢永祥，营长吴佩孚，队长王承斌，特务长张福来，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。

陕西光复与辛亥风云

陕西对武昌首义的响应非常积极，1911年10月22日，同盟会、新军、哥老会首领秘密集合，共商起义大事。

到了10月22日，由钱鼎邀集同志，于旷野森林中召开秘密会议，计划进军之秩序，及各人应攻应守之地点，首由一协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翔领队占据军械局，三营管带张益谦担任占据四门，钱鼎率领陆军中学堂学生占据藩库及其他重要之局所，二标二营队官刘自新、周子贞负责外围。布置既定，各路人马各向预定各地点进攻。当夜起义军齐集军械局，公推张凤翔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，钱鼎副之。次日凌晨4点钟，围攻满城，清军死力相拒，转战于大菜市北城门，张凤翔亲自指挥，哥老会头目刘世杰、马玉贵等冲锋在前，义军屡战屡胜，清军溃散，城被攻破。



10月27日，陕西“秦陇复汉军政府”成立，张凤翔为大统领，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。西安光复，各州县纷纷响应，迅速波及省内四十余县。

陕西响应武昌首义非常靠前，仰赖同盟会元老的先期酝酿。其爆发的原因，一是清廷轻视西北诸省；二是川鄂陕唇齿相连，陕人闻川路惨狱，即同深义愤；三是关中民气沉挚，志士鼓吹已久。

而在张凤翔等前锋的后面，活跃着同盟会骨干奔走运作的身影。早在1905年，井勿幕即回陕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，他是陕西早期的留日学生。稍后又有于右任，以及山西的景梅九等人加入运作。他们都为孙中山大气磅礴的革命思想所感动，愿意在孙先生的指导下，回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，创建革命组织，相机发动起义。

同盟会骨干同时在哥老会、刀客和新军中迅速渗透革命的思想，井勿幕、李仲持、焦子静、吴虚白、张赞元等，以及四川、甘肃、山西、广东几省在陕的同盟会会员，以重阳节祭黄帝为名，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，表达革命决心，大大吸引了各级帮会的注意力。

1910年初夏，井勿幕又从上海返回西安，参照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意见，准备在西北起事。

辛亥革命各地志士与帮会的关系，可以说是陕西新军、帮会成员冲锋在前，而革命党人策划在后。

晚清时节的帮会组织跟今天人们的印象不大吻合。可以说，当时的帮会是一种革命的外围组织。

同盟会知识分子对帮会的提携教导，在当时也可谓达于极点。秋瑾、徐锡麟对浙江下层社会的帮会，黄兴对湖南哥老会，均收达良好效果。陕西自不例外。

北方响应武昌首义功亏一篑

11月29日，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精卫与袁克定的约定，在北京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。可是，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，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，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、高新华自杀，李汉杰被捕，三天后遭凌迟处死。

至11月底，全国宣告独立、脱离清政府的有十四省。北方同盟会成立较晚，迟至12月1日，京津保同盟会才在天津成立，出狱不久的汪精卫被推举为支部长。

冯玉祥在《我的生活》中回忆，武昌首义的檄文传开来，各省纷纷响应，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觉出军队不稳，召集新旧将领会议。傍晚时分，一个统领在其前面，两手托着一个毛巾包。进到屋里，他就把包往桌子中间一放，胸一拍，眼一瞪，气喘吁吁地指着包裹说：“妈拉巴子，知道吗？这是炸弹，咱们今天谁要说妨碍皇上的话，咱就戳响它！谁也别想逃出这屋子。”

赵尔巽发言，说是大家都是拿皇上的俸禄，各位连骨头都是皇上的。皇上深恩厚泽，为臣子的一刻不可忘记。

将领中也有不少怒目而视，赵尔巽感到那目光的杀机，胆寒之下他转而说道，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，湖北果然成功，咱们再响应；如果失败了，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事。后来他要求举手表决，新军将领态度消极，他又以乞怜的口吻来哀求。终于有人举手。

10

连载

又是一阵沉默过后，劫匪妥协了：“那就派一个女的来，只一个，女的，不准带任何东西进来！”

18日下午1时，在征得劫匪同意之后，装扮成幼儿园工作人员的王玉荣，准备走进小一班教室和歹徒周旋。

在场的省市领导心里都明白王玉荣这一去意味着什么。她临出门，所有领导不约而同地围在了她的身边。

“玉荣，你有对家人交代的事情没有？”

“玉荣，多保重！”

看着领导们个个神色严峻，王玉荣淡然一笑：“请领导放心，我王玉荣一定不辱使命！”说完，王玉荣潇洒地迈开大步，义无反顾地朝那有可能一去不返的危险地带走去。

门被劫匪反锁着。王玉荣敲敲门。里面劫匪条件反射地大叫：“谁？你想干啥？”

“我，幼儿园的老师，我要进去看看生病的孩子。”王玉荣平静地说。

“不行，你不能进来！”劫匪突然变了卦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王玉荣当机立断道：“老弟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园里新来的园长。”

“你、你想干什么？”劫匪异常警觉。

“老弟，你不就是想要点钱嘛？已经有人去银行取了。你知道吗，老弟你这一折腾，我这新官第一把火就让你放邪了。老弟，让我进屋，咱有话好商量，也算你帮助我。”王玉荣怕劫匪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会做出极端的事来，就尽可能用温和的语气放松他紧绷的神经。

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幼儿园女老师而已。劫匪相信了王玉荣的话，他打开门，放她进屋，又立即把门反锁，目光犀利地盯着王玉荣，像是警告又像是威胁道：“别跟我耍花招！”

王玉荣走进劫持现场后，不由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：劫匪身材高大壮实，胸前绑着两盒炸药，头戴摩托车头盔，露在外面的只有鼻子处的一个小三角区；左右两边窗台上各放一盒炸药。其险恶凶狠，如魔鬼煞星。置身其魔掌瞪着惊恐的目光畏缩在一起的两名幼儿园女教师，强作镇定，本能地守护着孩子们，身体却不停地战栗。

王玉荣看到劫匪紧握的左手藏在右腋下，她想弄明白里面究竟握的什么，于是将腕上的表偷偷撸进衣袖内，迎着劫匪问道：“我还没吃饭，饿极了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？”

劫匪犹疑地抽出左手，慢慢将左手臂抬起，翻转手腕露出手表。王玉荣看清楚了：劫匪手指上套着四根线。四根随时一拉就引爆的电线！

王玉荣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来，这个劫匪是“真玩命”。

也许是急着让家长接回家，也许是太憋屈，有几个孩子开始哭起来。

王玉荣仔细观察了教室中的动静，掌握了劫匪的体形特征，把握了制胜的先机，于是，她一边抚慰着孩子们，一边向外边发出了暗语：“别闹了，别闹了！我不是来了吗？”

一个击毙劫匪，解救30个人质的计划已经在王玉荣的脑海中酝酿成熟。她站起身来抱起一个女孩子对劫匪说：“这个孩子病情厉害，急需到医疗室取些药服下暂时维持着。”

劫匪问：“医疗室在哪里？”

王玉荣答：“就在幼儿园内。”

劫匪凶狠地扬着手里的引线说：“你敢耍花招，我只要动动指头，大家都完蛋！”

王玉荣听劫匪的声音也不过三十来岁，于是微笑着说：“老弟你还年轻。你只要拿到钱，安全逃走，伤害孩子们干啥？”

劫匪沉默地注视着王玉荣，显然内心里认同她这个提议。

“老弟呀——”王玉荣忽然提高了声音，冲劫匪说道，“看你挺英俊威武的，咋会干这事呢？”

“你、你再敢胡说一句，我现在就引爆！”劫匪突然暴跳如雷。

“好好好，老弟，你别生气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王玉荣本想和劫匪套上近乎后，乘机接近他把他制伏，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恼羞成怒。

屋里突然陷入可怕的沉寂。王玉荣试探着指着那个发烧的孩子，对劫匪说：“老弟，这孩子的病等不……”

“你等会儿，听我说！”劫匪打断了王玉荣的话，自言自语地絮叨起来，“我姓杨叫万合，家就住在附近，因为我爱着一个姑娘，买了炸药……”

这个叫杨万合的劫匪，28岁，系附近一家工厂的机修工人，平日少言语，不善交际。一年前，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在商场站柜台的女朋友。二人处了一段时间后，姑娘说他除了上班就窝在屋里，和他一起生活没有乐趣，不愿再交往。杨万合爱姑娘，几次三番去找姑娘，姑娘就是不理他。找急了，姑娘说他活得太窝囊。杨万合闻言，心中失控，当即叫嚣道：“你说我窝囊？好，我做个伟大的事让你看看，我到底窝囊不窝囊！”

8